

左男右女

从“老拌”到老伴

老伴没退休时是医院里的医生,工作认真仔细,精神干练;我这人则天生属于慢性子,遇事别人急自己不急,为此没少挨老伴的批评。几十年来,两人在生活中经常拌嘴,有时回头想想,许多都是毫不起眼的小事。

和老伴相继退休后,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要比没退休时多得多,如果还像年轻时那样习惯性拌嘴,那日子岂不是没法过了?有一天我对老伴说,我们再不能过“老拌”的日子,现在年纪一天比一天大,要真正过“老来伴”的生活。老伴听后笑着点了点头,并保证一定会从自身做起。

有一天,我收拾房间时,不小心将用了几十年的小碗摔碎了。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碗,它是四十多年前我们结婚时,老伴从娘家带来的陪嫁,一共有四只。这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,质地细腻,做工精细,老伴非常珍爱。现在打碎了一只,我担心她又像平日那样抱怨我。

谁知老伴知道后,将碎片

打扫干净,微微一笑说:“没关系,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我们干脆明天去买一套新的,这样用起来也舒服。”我诧异地看着老伴,这事要是放在以前,以她的性格早就炸开了锅,可现在她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我知道,老伴一定是在遵守自己的约定:学会从自身做起,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。

既然老伴说到做到,那我是不是也要学会“投桃报李”呢?那天老伴包饺子时,盐放得有点多,她尝了一个后说:“饺子太咸了,看来人老不中用了。”我捏起一个饺子尝了一口,确实有些咸,可想到老伴的改变,我笑着说:“正愁明天吃粥没有咸菜,剩下几个留给我吃。”一句话,把老伴逗笑了,端起碗,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。

从两件普通的小事开始,我们慢慢从原来的“老拌”转变成贴心的老伴。其实,夫妻两人都要学会宽容,在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多换位思考,多替对方着想,这样日子就过得顺溜幸福多了。(侯全生)

闲情逸趣

致敬茉莉花



楼下空地上,不知谁扔下一盆萎靡的茉莉花,细小的叶片挂在暗淡无光的茎干上。在如今这样的烈日下,应该不到中午就会被烤焦。买菜回来的我,将花从破旧的塑料盆中拽出来带回家,连泥一起放入闲置的花钵中,将花钵置于卧室窗外的露台上。

先生建议我将花钵移到室内来,说这样的高温天气,茉莉花暴晒一天就会枯萎。考虑到夏天室内养花,容易滋生蚊子,我坚持让花放置外面一段时间再说。

每天晚餐后,我将一天积攒下来的淘米水浇进花钵中。没多久,花枝上竟然长出了新芽。一两天过后,我在浇花时发现枝上积起了一层小小的绿绿的“鱼子”。“鱼子”不断膨大,顶端冒出嫩白,嫩白部分不断扩大,最终炸裂开来,竟是指甲般大小的白色花朵。

每天傍晚,我将花盆中的泥土浇透,白天被晒得委顿的茉莉花枝不消片刻又重新抬起头来,支棱起俏丽的花束,在晚风中给房间送来阵阵馨香。

茉莉花一茬刚开过,从花枝中间的叶腋处生出的新芽未梢,又聚起了熟悉的小“鱼子”,毫无悬念,不消几日,又是一茬繁花满枝。

先生站在卧室窗边,眯着眼睛享受着茉莉花清新的香味,一边问我:“茉莉花真不简单,这么热的天,它枝头的花却是越开越欢。你说,它像不像越战越勇的斗士?”

我反驳先生说:“别给花赋予雄性特征,花是婉约的,就跟美女一样。”

先生听了,不屑地说,以前我养的那些君子兰、绿萝,以及各种多肉,开出的花不香,甚至有些根本不开花,可它们夏天怕热,冬天怕冷。茉莉花好养还宜人,真是绿植中难得的精品,像既有外在又有内涵的美人。

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位真正的美人——朋友王茉莉。因她从小就喜爱茉莉花,于是就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。年少时的王茉莉,最爱靠在她家门口的,大木柱上,一脸沉醉地唱: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芬芳美丽满枝丫,又香又白人人夸……”

只是她没像茉莉花那样遇上夸赞她的人。高考三次,她每次都只达到了自费线,贫困的家庭没办法给她凑上几千元的学费,最终她成了南下打工族中的一员。

多少年之后,独自打工的王茉莉供出了两个985大学的硕士毕业生。当两个女儿事业爱情双丰收时,她脸上的愁苦换回曾经唱茉莉花时的幸福,她说:“我遇到的是‘怪兽’,她们遇到的是幸福。”她的话让我闻到了茉莉花香,清新淡雅却沁人心脾。

用一杯淡淡的糖水,浇灌茉莉花株,不仅给它供给了养分,潜意识里我还想让它感觉到甜味。这样想着的时候,我的脸也如茉莉花一般舒展开来。(王五立)



·微语录·

夏日的清凉

炎炎夏日,在公交站台候车变成了一种煎熬。那天我在等公交,毒辣的太阳瞬间把我晒得汗流浹背。脑门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往下流淌,我一个劲地用纸巾擦拭汗水。“阿姨,我有一个小电风扇,您拿去吹吹风吧……”忽然,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。我扭头一看,一位坐在长椅上候车的年轻女子,笑盈盈地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电风扇递了过来。我感激地接过小电风扇。顿时,一阵风吹拂而来,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……在熟悉的地方能得到一个陌生人的关爱,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电风扇,也能使我在炎热的夏天愉快地享受到清凉与快乐!——选自“书竹”的微信朋友圈

记录我们的多彩生活
记录城市的生动表情

麻辣百家

住所的“第一要素”

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,说着说着就谈到了各自的住所。

A君说自己住的小区太大,南到阳羡路,北到阳泉路,西到武宜运河、东到荆溪中路,从南到北或者从东到西,都超过了一里路,有时拎着稍重一点的东西,在小区门口下了公交车,拎到家着实吃力,左手换右手,再右手换左手,还要在中途歇一会儿,真恨不得把东西扔掉。尤其是大热天,真的吃不消。大家哈哈一笑。

B君叹了口气,说自己跟老伴住在五楼。七八年前,他感觉腿关节有点疼痛,去看医生,一番检查,说是半月板有点磨损了,医生建议尽量少爬楼梯,更不能外出旅游爬山,平时也不能多散步,走路也要走得缓一点。这倒好,不旅游爬山当然做得到,可不爬楼梯能做到吗?总不能每天宅家吧?每天买菜也得下楼吧!大家深表同情,纷纷说老年人不能住得太高。

C君的故事也颇为精彩。他原先住在光荣东路一栋房子的一楼,生活倒很方便,不远处就是大超市。前些年,儿子儿媳在城东买了房子,邀老两口住过去。老两口当时并不想住过去,因为在光荣东路住习惯了。可儿子软磨硬泡,说住在一起大家有照应,这话也有道理,老夫妻俩就搬到了城东。一天

两天,三天四天,C君很是不习惯,大概半个月后,竟跟儿子“吵”了起来:“儿子,我在这儿再住下去就生病了!出门走半个钟头买不到一盒烟,走一两里路见不到一个熟人……”大家知道,C君平时就喜欢热闹,喜欢下棋、打牌,也喜欢和熟人聊天讲笑话。儿子儿媳上班了,老两口整天呆在家里,C君那不是“虎落平阳”了?儿子被父亲唠叨得实在没办法了,到老家和桥镇的农贸市场附近买了一套二手房,C君老夫妻俩高高兴兴地住了过去。小区门口商铺林立,C君在那儿熟人也多,下棋、打牌很快就“成局”了。我说:“你这家伙,住这房子对你来说就是‘如鱼得水’啊。”C君脸上笑开了花。

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住所。当初买房子时,我便与老伴商量好,一定要买各方面都比较方便的,尤其是离上班的地方不能远。因此,我们从南到北看了十多个小区,最终选定了现在居住的地方,一楼,出入方便,小区也不大,只有近二百八十户人家。小区门口不远处就是公交车站,马路两侧各类商店也很多。说了那么多,最后大家基本形成共识,上了年纪的人,住所的“第一要素”就是方便。“对!一定要住得方便。”大家异口同声。(许季涛)

往事随风

闲话古镇木板门

江南多古镇。古镇民居建筑多以二层为主。下层过道厅堂灶间,上层住房,且门面基本一致:一块块编号的长条门板,可以装卸,腰部用门栓撑住。每天早晨,随着“开门喽”一声喊,长条门板一块块被卸下来;到傍晚,又一块块被镶上去。朝起暮歇,古镇人家就在拆镶长条门板的响声中度过每一天。

我的故乡周铁,便是这样的古镇。东南西北四条老街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家家门面依然是长条门板排列而成。这些门板,镶上是门,卸下是板,可临时派上用场。我家在西街。父亲在北街开了爿书店,大哥既要帮助看店,还要制作学生用的簿本,于是,西街家门口便成为家庭作坊。我常见大哥将卸下的长条门板用两条长凳搁起,将整卷纸张在门板上铺平,然后抡着一把很大很重的切纸刀,将厚厚一沓纸张切成一

方块一方块的,薄薄的门板随着哥哥的动作“咯咯”作响。

古镇各家的长条门板,当年还为革命立过功。那时我只有八岁左右。记得有一天,许多穿军装的人路过镇上,天色已晚,这些军人不扰百姓。各家大门敞开,军人就把这门板当作铺板,搁在门沿当床睡觉休息。那时我小,心里有些害怕,早早睡了。第二天起来一看,门板已上好了。门上还贴了个纸条,大约表示感谢之类。我好奇,出门赶到毕家祠堂门口,只见一长条穿着整齐的部队从北往南快步走去。后来才知道,他们是解放军,从古镇路过过夜,一早又执行新任务去了。

那质朴老旧的长条门板,既是古镇的建筑风格,更是老家的深刻印记。它寄托着乡愁,深深地、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(毕士雄)

宜兴民间传说

三孝廉让产立高名

《三孝廉让产立高名》是明代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里的一篇故事,很多人不知道,这个故事其实就发生在宜兴。

话说在东汉初年,宜兴那时还叫阳羨,有个年轻人名叫许武,十几岁时就父母双亡。许武白天辛勤耕种,晚上挑灯夜读,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——许晏、许普。弟弟长大后,许武还教他们读书,以及做人的道理和为人处世的礼仪。弟弟叛逆不听教海,许武也不打骂他们,只是自己跪在家庙前反省,直到弟弟到他跟前哭认错。

乡亲们都很敬重许武,还为他编了一首歌谣:“阳羨许季长,耕读昼夜忙。教诲二弟俱成行,不是长兄是父娘。”许武的名声越传越广,州郡里的官员们都听说他的贤名。那时候,皇帝选拔官员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,就是“举孝廉”。于是,州郡的官员们就推荐许武做官。许武当官后精研经书,为官清正,后来被皇帝提拔为御史大夫。

许武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弟弟,就向皇帝请了长假回到家乡。回家后,许武考校了两个弟弟,觉得两人都德才兼备,应该出来为国家工作。但是自己去推荐弟弟毕竟不太好,他就想把贤名让给两个弟弟。这一天,许武召集了乡亲

们,摆上很多桌酒席,宣布要分家产。他把家产里好的房子、牲畜、田地、仆佣都分在自己的名下,分给两个弟弟的却都是贫瘠的土地和瘦弱的牛羊。但两个弟弟都没有丝毫怨言,仍旧对兄长礼敬有加。乡亲们看了,都说许武当官后变了心,这两个弟弟倒是心怀坦荡,知书达理。

许晏、许普的贤名渐渐传扬开来,也被州郡推举为孝廉。皇帝亲自召见了两兄弟,考察过后,夸赞他们果然是人才,比起兄长许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皇帝任命他们一个当吴郡太守,一个当丹阳太守。

许家兄弟为官很有政绩,造福百姓。一年,许晏和许普请假回家看望兄长。许武再次设宴,对着乡亲们说出了心里话,并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两个兄弟,以此表明心迹。许晏和许普伏地大哭,坚辞不受,许武也坚决不肯收回。最后,由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做主,把许家财产平分三份。

许武仍为当年的作为心里不安,于是拿出家产的一半设立义庄,用来帮助生活困苦的乡邻。许晏和许普也拿出部分家产相助。许家兄弟的义举感动了很多,这件事被上报到朝廷后,皇帝下旨表彰许家,许家所在的乡间也被称为“孝弟里”。(裴昶)

乡村风情

干田

暑期的一天,在万石镇余境村村情村史馆中,一位小青年看着一个农耕老物件,问我它的用途。我笑着告诉他,这种农具叫耩,是用来耩除杂草的。

过去,水稻田间杂草多,如果任由杂草疯长,就会与稻苗争抢肥料,导致水稻减产。那个年代,市场上很少看见除草剂在卖,农民基本都靠耩来除草。不仅要头耩、二耩,有时还要干田来进一步除草。

我记得,那时一般选在立秋时干田,把水稻田间的水放掉,用耩使两行稻苗间的烂泥飞溅到杂草上将其封死,这个步骤也利于水稻换新根。

干田时,使用的农具还是耩,但要用小竹片卡在耩齿中间,这样可以减少耩齿与烂泥接触面,让耩齿陷在烂泥中拉动时不至于太费劲。推耩也有技巧,一定要跑得快,这样烂泥才能飞溅起来,所以干田其实也是重体力活。而

且,尽管已是立秋时节,但天气仍然十分炎热。当年,我高中毕业回乡锻炼时,没搞多久就大汗淋漓,湿透的衣服在烈日暴晒下,不一会便是白花一片,全是盐分结晶。

那时候,供销社里已经有汽水卖了,但农家根本舍不得买。老祖母总是早早便为我准备好加了食盐的凉开水,用铝锅盛好,带到田间,找个有树荫的地方放好。她老人家嘱咐我,干田时跑一会就要上来喝几口,补充水分和盐分,防止中暑。

“那年代农家种田太辛苦啦,真是‘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’啊!”小青年听了我的回忆,他感慨良多。现在,有除草剂助力农耕,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,后生小辈也不知其为何物了,更不知其在过去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。但愿他们能从老物件中记住乡愁,传承艰苦奋斗精神。(卢俭幸)